

水法用墨 骨法用笔 传承有绪 源远流长

——从摹画角度读台北故宫藏宋画

◎常保立

笔者曾受邀赴台考察，并细细观摩台北故宫所藏宋画大展。面对千年的水墨丹青，宋画大展的庄严气度使人澄怀味象，仰慕已久的兴奋复归平静肃然。从早期的成教化助人伦，到唐代张彦远引南齐谢赫绘画“六法论”（即“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一模拟”），再到真正的“六法”完备之宋代，中国画的传承发展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巅峰时期。

晋唐时期，统治者为了保存重要的文献和书画，便产生了“下真迹一等”的副本，此为皇家内府行为。有天下第一行书之称的东晋王羲之《兰亭序》原件早已随葬昭陵，而亏得有奉唐太宗之命的冯承素等人的精心摹写，其神韵才得以流传至今。我们现在所能看到众多宋以前珍贵书画作品，有相当一部分即是摹本，如现藏辽宁省博物院的唐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即是宋徽宗时的摹本。此法逐渐在画院内外形形成了一种课徒方式——摹画。如唐张萱传周昉，宋李唐传肖照，明沈周传文征明继而传陈道复等皆如此；至近代齐白石、张大千是最后一批靠摹画起家的大画家。

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绘画是在传统的用中思想体系和中正仁和的大国氛围下长期发展而来，且是边探索变革，边前进的到了近代。元代赵孟頫说：“作画贵有古意”，其本质是借古开今，言下亦有传承之意。因为一切创新源于传统，找到了传统就找到了根本。

唐宋时期的绘画是以书法入绘画，进入白描线条再施以水墨丹青，有道是“欲明画法，先究书法”，元代实处的转松的解索，给了画家们最大的自我空间，可以一吐胸中丘壑，从而使文人画兴起，继而造就了明清两代以笔墨入画的宗师们。

而整个中国绘画史因绘画材质的改变而产生的画风变革，无一不是以临摹为课徒手段传承下来，有一整套中国特有的方法。即：一、先秦大篆的临习，于点线中求中锋求圆。再从晋唐楷书法的内敛收放中，求结体变化，求线条的劲健。二、摹写各家的描绘线条体味其中的书写性，慢行

笔，以书法入画。三、通过临摹体会古画名迹中的用线、用墨（包括重彩）和水法的锻造和领悟。四、目识心记的写生。五、创作。六、体会作者画作线条背后独特的审美取向及对生活世相的认识；细读画面背后的文章。

要用练熟还生的沉涩老辣笔墨，写出真气。真行笔时真行气。真气即从，无须考虑是蘸墨蘸水，浓淡干湿，放笔直取，写出就是。如笔者细读的宋代梁楷《泼墨仙人》（图1），反复推敲其大胆用笔，内中凝练的功力，外显的笔墨光华……画作的魅力与梁楷的个性魅力分不开，他一生我行我素，两次坚辞不受皇帝敕封……正是梁楷身上的这种艺术定力以及“士”的精神，造就了中国一代代有风骨的知识分子，推动着中国文脉的传承发展，文人画的发展尤其是如此。再从外在笔墨角度看，早期的白麻纸是在蚕茧纸的基础上过度而来的，上有一层“浮毛”，和今天的檀皮宣纸有很大的区别，再加上古人的防虫习惯“入黄法”，以黄檗水浸纸，使之坚韧、毛、涩，保持半生不熟的纸性，施墨走笔之后“如锥画沙”，似秋草般棘手。这层“浮毛”所产生的阻笔之力，使古人在有相当笔墨功力的情形下，更可心手相合“气到力到、力透纸背、深入绢素”，而在运水得当的丹青高手笔下，更能产生出亦真亦幻，计白当黑，无笔墨处变化无穷的酣畅淋漓的水墨作品。梁楷的《泼墨仙人》之神采正是在以书法入画的强大的理念作用下离披点化，深心托豪素的呈现。近千年过去了，我们观之仍有“墨气淋漓幛犹湿”的感觉。

再如诗人陆游的行书长手卷，则令人产生更多思考。与其说是行书，更是一幅手稿，可以想像书写者于起首处凝思良久，运足气力之后的浓墨重写与一气呵成。在笔画细微之处，似涓涓流水，待到重墨疾书时，若江流涌进、惊雷卷天。原有的章法布白全被满篇的激昂慷慨所左右，行中见楷，似又见满腹忧患于铁划银钩之间。观者随作者的心绪起伏，似潮水涨落……我们既拜读了作者的激扬文字，又欣赏了诗人放浪形骸的手迹。再联想到书法背后的文化，传统的书法用笔，以及以书法入画的唐宋绘画，元人